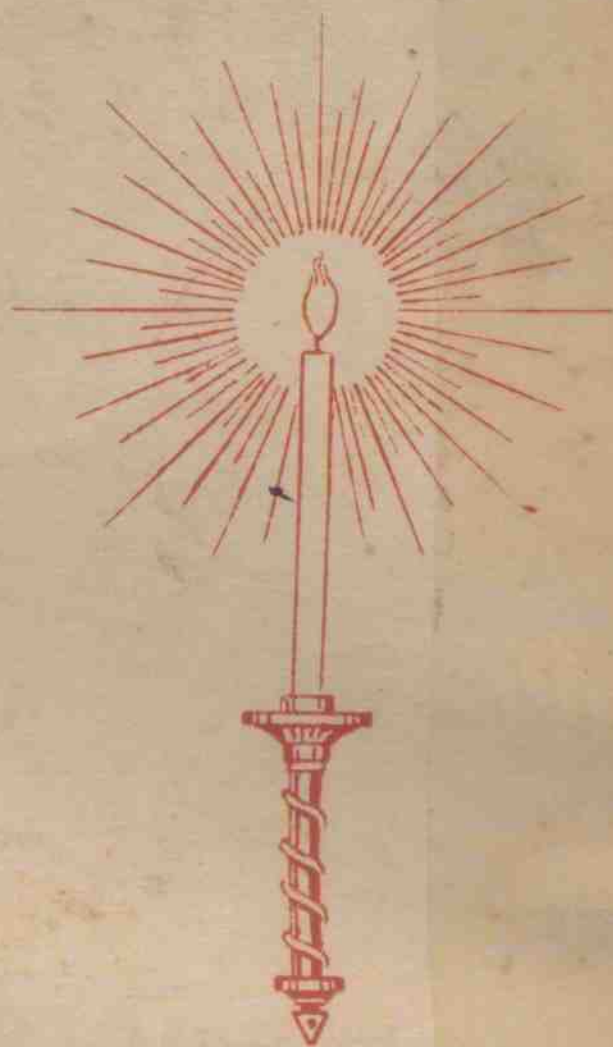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戲曲名著提要

第四集



世界書局印行

— 1928 —

目次

天的網島

近松

西臘諾

洛斯丹

國姓爺合戰

近松

檢察官

果戈里

哀兒那尼

囂俄

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第四集

天的網島

近松門左衛門著（日本的小說家西歷一六五三年—一七二四年）

序說

天的網島是近松將許多心中的事情，和當時發生的事情，紀錄出來的傑作。是將會根崎地方聽見的從前事情，加以修辭的技巧，描寫狹斜地方，複雜的戀愛的悲觀。——這個作品，和冥途的飛脚實可看作雙璧。近松的社會小說，本來有二種：第一種，是採取昔時的傳說，第二種，是採取新發生的事情。在第二種作品方面，也和現今的新聞雜誌一樣，想要將

那個事件，迅速的在舞台上表演出來；所以有許多作品，却是急忙做成。——這個天的網島也可作爲這一類的小說。享保五年，巢林子年五十八歲，那年冬天，巢林子正在住吉新家的酒樓上，飲酒的時候，忽然一個伶人，從大阪地方走來，告訴他昨天夜裏，網島大長寺中，男女情死的事情。他聽見這個話，連忙乘着車回大阪去。他一面坐着車行路，一面執着筆作文，先做好走書和謠言的根本，近衛流野郎的帽子是紫的。又因爲大阪的橋很多，做了一篇思橋已盡的文字。——這種在路上作文的事情，在翁草的書上，可以看見。他做那幾篇文字，就續做本書，經過五十日光景，全編告成。本年十二月六日，開始在竹本筑後掾戲園表演。

人物和脚色 戲曲的主角，有男女二人。女的名叫小春，年十九歲，在

曾根崎地方作妓女。她的芳名很好，所以有許多嫖客，到她那裏走動。在許多嫖客中間，走動得最殷勤的，有兩個人：一個是太兵衛，又一個是治兵衛。小春的志氣很高，對於平常的嫖客，固然不很注意，就是對於太兵衛，她也覺着不合意。只有治兵衛是她合意的人。治兵衛在這個時候，年二十八歲，是天滿御前街紙店的主人。他已經娶叔母的女兒爲妻，生了一個小孩，名叫勘太郎。——這個治兵衛涉世的經驗很淺，幾乎不知道浮生的世界，有勞苦的事情。他和小春相熟之後，已經忽忽的經過了三年的日月。他落在妓女的情網裏，已經沈溺到戀愛的海底。他的哥哥，舅父，妻子等人，屢次向他苦勸，但是仍不能拯救他的迷戀。太兵衛既無妻子，又無姑親伯父，却是一個單身漢。他的手裏，却有金錢。治兵衛和太兵衛，雖

然同戀一妓，但是二人的長處，却不能相合。小春是個有志氣的女子，她情願呼吸清潔的空氣，不願受污穢金錢的壓制，所以到了後來，她的芳心，不能不傾向到治兵衛那方面去。她招待二人的情形，自然要分出高低厚薄的差別。治兵衛受着優厚的招待，固然心滿意足。太兵衛受着冷淡的招待，自然要心中不平；於是太兵衛因妬生恨，散佈種種謠言，敗壞小春的聲名。許多在小春處走動的客人，聽了這種謠言，信以為實，多不到小春處走動，於是車馬稀少，小春的門前，漸漸冷落。小春的志氣很是堅決，她到了這樣境界，却不顧生意的盛衰，只是抱着不移動的很深的戀心。治兵衛既然受了小春的特別待遇，自然更加迷戀。他的腦筋中，除了小春的事情以外，並想不到別的事情。經過長久時間放蕩的結果，那個老舖，也

就倒閉了。他的妻子，雖然可以在舅姑身邊過活，但是他的手頭，却很艱窘。小春的用度，自然更加困難，他們守着困苦的日子，經過五年之久。到了後來，被經濟壓迫得幾乎不能度日，於是治兵衛和小春商量，要一同尋死，以免生時的煩惱。二人決定主意，正在計劃死法的時候，不料治兵衛的妻子，探出治兵衛的心理，寫信給小春，請她帶着勸諫，以免一家的痛苦。小春接着這個信，以為若是聽了治兵衛妻子的話，那末要變更了意志，就不能達到戀愛的目的；若是不聽這個言語，那末未免違背世界上的義理。——這個小春受了意志戀愛義理三重桎梏，所以她的煩悶，就不可言喻了。

戲曲從此開始。一編四章，時日是十日以內，就是十夜之初，到最終日

的事情。

梗概 第一齣，舞台上的佈景，是河邊的樓屋，樓上有人彈着弦子，唱着優美的歌道：「受君責罰，被君踐踏。」這個時候，正是舊曆十月五六日。小春的天氣，日暖風和的季節，憂愁滿懷的治兵衛從場裏走出來，將頭巾遮着頭面，走到屋邊敲門；門裏走出一個侍者，將治兵衛領到他的哥哥孫右衛門的家中一間密室裏，看見小春也在裏邊。二人見面後，小春說，她聽了母親的規勸，所約的事情，且到來春二三月的時候，再作計較。今天被招到此地來，却不知何事。治兵衛却以爲自己要和小春情死的事情，雖被妻子勸過，大約兄長還不知道，心裏想着仍要照前日的約束行事。二人正在談話，忽然小春說道：「呀！今宵。」又說：「低聲！恐怕窗外有

人，偷聽我們的話。」治兵衛走到窗邊看時，忽見他的仇敵太兵衛從窗外跳進來，將治兵衛打倒縛住，大聲叫道：「治兵衛作強盜，現在已經被縛了。」孫右衛門從門裏走出來，將太兵衛打得逃去，解開兄弟的縛，脫出頭巾。治兵衛看着哥哥，驚詫着說：「哥哥呀！我實在無面目見你。」小春又從裏房走出來，見了孫右衛門，孫右衛門以爲太兵衛來捉治兵衛，是小春引來的，所以不聽小春的分辨，只是向小春叱責，又將一家人因爲治兵衛迷戀小春，以致受着痛苦的話，諄諄的向治兵衛勸戒。治兵衛聽了哥哥的話，又見小春不肯同死，以爲小春的心已經變了，所以忽然悔怒交加，將本月給小春的證明書文二十九枚，一齊取回交給兄長，責罰踢打了小春，回家去了。這個治兵衛忽然要跳出情網，固然可喜，但是這個問題，在

這一幕裏却没有解決，小春因為要顧全義理，所以一時不從治兵衛的話。現在治兵衛因為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却和她斷絕。她除了痛恨太兵衛之外，只有自怨命苦而已。——這個太兵衛自從逃出之後，又在外邊，想着種種方法，要將小春強佔了去。孫右衛門聽見這個事情，却只袖手傍觀，不願意告訴治兵衛。

第二齣 舞台上作紙治宅的佈景。開幕之後，就要解決這個問題。治兵衛自從和小春分開將近十日，時時想着小春的戀心，心中非常怨恨。他雖然是一個商人，他却不到店，終日在幽暗的室裏，點着燈燭睡臥在床上。他的兄長孫右衛門和姑母，走到這裏來；二人見了治兵衛之後，談講治兵衛自從河莊回來以後的事情，又說起舅父五左衛門，曾聽見小春在今日或明

日，將要被人娶去的事情。三人正在談講，治兵衛的妻子聽見了，也走來說，聽見別人告訴他，要強娶小春的人，就是太兵衛。他們又講了幾句話，孫右衛門和姑母也就回去了。

治兵衛的運命，是將要飽受殘酷。他聽見兄長和姑母的話，知道小春將要被太兵衛強娶的事情，就要生出許多煩惱。他們夫婦知道這個事情之後，就要演出最後的悲劇。

治兵衛聽見這個事情之後，既是憤恨，又是悲泣。他的妻子，請他設法，救出小春。於是治兵衛和小春的關係，又依妻子的言語，再行結合。治兵衛想着自己和小春的私情，固然要從太兵衛的毒手救出小春，況且聽見妻子的話，更要盡力；所以治兵衛以爲照着義理講來，決不能看着小春受

害。這個救出小春的事情，並非只爲私情，若不將這個事情做到，決不能成爲男子。

治兵衛的妻子，從箱裏取出衣服。治兵衛換了衣服，教小僮背負包裹，走出門來，遇着舅父五左衛門，見了治兵衛問了幾句話，並不發怒，也不攔阻，竟自看治兵衛的妻子去了。治兵衛在路上一面走着，一面想自己的妻子，十分貞節，待自己也很有恩德，但是因爲這個事情，却要和自己的妻子斷絕關係了。

現在的治兵衛變成小春獨有的治兵衛了。他想着太兵衛利用金錢的勢力，要強娶小春，這個事情，在今日或明日，就要實行；若是小春被害而死，那末自己也要隨着她去。治兵衛的心中只是想要保全二人的戀愛，但是

想不出一種優良的方法。

第三齣 治兵衛在大和屋中，將小春誘出，想要到網島去。第一，二齣的葛藤，將要在這個地方收束。本來在戲曲開始之前，二人已經定好約束；但是因為治兵衛的妻和兄，竭力勸阻，所以沒有實行。到了現在，治兵衛又想要行走這條道路。他破產離妻，要作生於戀愛死於戀愛的人。他在這個時候，既不恨太兵衛，也不怨五左衛門，就是在大和屋的外面，有自己的兄長和兒子尋來，他也不更改這個決心。他到了大長寺之後，他的心中，恍然大悟，毫不紊亂。他在河莊和紙治宅的時候，雖然見識愚淺，但是到了這個地方，他却如久雨忽晴，能表示一種死的覺悟。小春到了這個時候，為情而死的心，却勝過紅塵中的義理。她反抗着治兵衛妻子的約束

，情願隨着治兵衛拋棄煩惱的軀殼。治兵衛因爲要安慰這個心，所以尋覓妥善的死所。他們走到大長寺外面的山上，小春心中很是安慰。就從山上跳落河中，隨流而去。治兵衛也就自縊而死。

西臘諾

(Cyrano de Bergerac)

法劇作家羅斯丹 (Edmond Rostand 1864-1918) 著

此作在羅斯丹的作品中，算是第一部傑作。被評爲囂俄之愛爾那尼以來的第二愛爾那尼。主人公西臘諾，乃十七世紀前半，即與莫利哀爲同時代的實在人物。在此作中所寫的西臘諾，爲特別高大而有一個醜形的鼻子的人。

梗概 序幕。旅館的大廳中設有假舞臺的場面。大批待命而出的人——騎兵、小百姓、扒手、女販等——喧鬧着等待開演。正當這時，擬明日去

加入本地的青年隊的鄉下出身的男爵克列羌和他的朋友，名叫李尼爾的酒漢。一同來了；焦切等着說：「我的一見傾心的女人呢？」時非常喜歡詩的點心店主人拉格拿說着：「西臘諾先生不知已否駕到。」一邊也走了進來。此店主人和遇到的貴族們，大家說着：「如在西臘諾面前說起鼻頭的話，這是狠使他難受的。」等的種種議論，因而西臘諾的性質風彩都得以明瞭。說話之間，美人綠寇桑，接着伯爵基修等也都來看戲。克列羌說：「便是那位美人，是我的一見傾心的。」李尼爾道：「便是那位嗎？那是西臘諾的表妹；坐在後面的基修伯爵，他正想把此女取之入手。」把基修伯爵漫罵了一頓便出去。留下克列羌看着綠寇桑發呆。一邊手去摸進袋中去時，却捉住了一個扒手的手。扒手道：「請饒恕罷，我將報告一樁要事

以謝。」他便報告了憎恨方才出去的李尼爾的人，今夜埋伏了刺客，想把他殺了的消息。至是克列羌雖存心於女子招引的風情，但一想到了朋友的大事，便追踵而去。幕終於開了。一個演者正想出而作白時，正廳中有怒喊着：「亂人！忘了一月間不准露面的命令嗎？」的人，那便是西臘諾。看客都驚異的說：「那男子怎了？」西臘諾跳上椅子，走進了衆人中央，說着「既如此；好，來和我作對罷！」怒吼着要把戲停演了。戲院院長道：「停演也可以；只是門票錢得還來。」「你要，便給你。」西臘諾便把一隻放進了全場票錢的錢袋投出，院長也便唯唯鞠躬。基修伯爵有些看不入眼；便道：「難道去挫去那男子的人沒有了嗎？」便有一位子爵出來，以西臘諾的鼻頭作罵話。西臘諾道：「我的毀話，得由我來說，不用着急多勞。」